



黃俊傑

如何在 21 世紀激流中安身立命？

一、引言

首先感謝成大醫學院與通識教育中心給我寶貴機會，來成大向各位老師同學報告。我們要在 21 世紀的動蕩之中立定腳跟，就必須要掌握 21 世紀的大趨勢，才能因應 21 世紀的新挑戰。在 21 世紀我們所面臨的三大趨勢是：全球化時代的來臨、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以及亞洲的崛起。

二、21 世紀是全球化的時代

要探討「全球化」此一議題，我們必須從「全球化」表象與實質兩方面來探討。首先，「全球化」的第一個表象是國與國之間的相互連結性（interconnectedness）日益密切，例如：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其《超越左派與右派：激進政治的未來》一書中即提到這個概念。此外，「全球化」的第二個表象是如日裔美籍管理學大師大前研一

（Kenichi Ohmae）《無國界的世界》所說的因產業（Industry）；資訊（Information）；投資（Investment）；個人（Individual）等因素，現今的世界可說是無國界的世界；第三個表象是大前研一所提到的《民族國家的終結》，如歐盟的成立（European Union）至今已有 27 個會員國，造成民族國家終結的現象。以上均是「作為結果的全球化」之表象。我們發現從表象的探討其所注重的是現象的完成態，以及靜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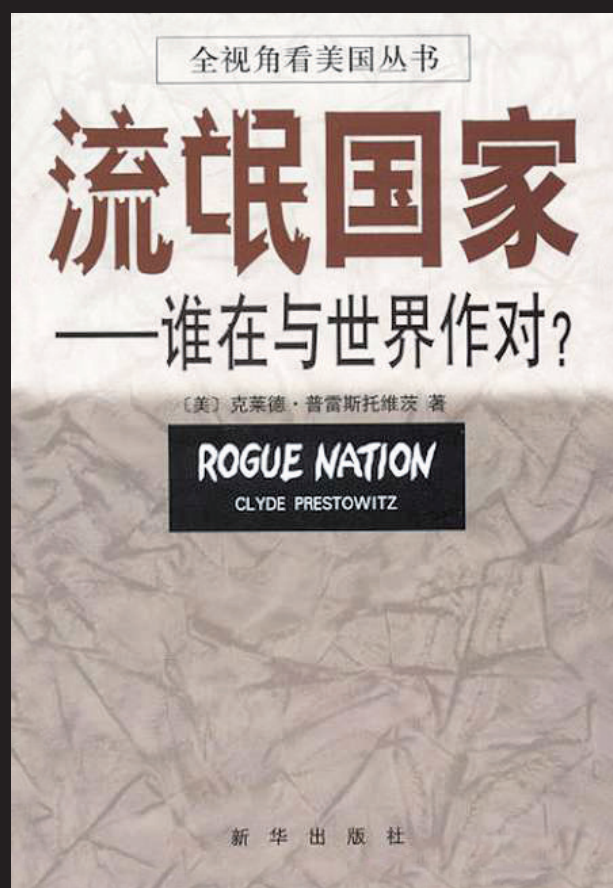
結構，這些大都是以「一元論」為基礎的論點，可說是預設了「中心」與「邊陲」化問題，不免局限了視野。我們必須穿透表象才能看到實質。

因此，我們必須從「作為過程的全球化」來分析全球化的本質問題，此一面向所重視的是現象的發展過程、動態的變化，以及以「多元論」為基礎來解構「中心」的神話，就可以看到多元多樣的世界圖像，正如程顥詩云：「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

首先，全球化的第一個實質是：「全球化」因工業革命而加速發展，為後冷戰時代的新霸權背書，完全忽視亞洲國家（特別是海峽兩岸華人社會）歷史的特殊性在於飽受帝國主義侵凌與民族主義的昂揚。

接著，全球化的第二個實質是：居於全球化中心位置的國家的脆弱性。例如：2001 年發生在美國紐約的恐怖攻擊「911」事件，使得美國經濟損失約 1000 億美元，全球經濟損失高達 3600 億美元，相當慘重。

此外，第三個實質正如美國語言學家杭士基（Noam Chomsky, 1928-）在其《流氓國家》一書所提到的：「中心國家」日趨流氓化及其對邊陲國家的宰制，此處的「中心國家」即是指美國。



作者：克萊德·普雷斯托維茨

第四個實質是：M 型社會的來臨，造成貧富鴻溝日益加深。我們從國際脈絡來看：全球 1% 人口擁有 40% 的資產；全球財富集中在北美、歐洲和收入水準高的亞太國家地區。另外，又如：北美人口佔全球的 6%，但是卻擁有全球 34% 的財富等等，這些都是全球化所造成的貧

富差距越來越大的實際現象。

因此，我們可以說全球化的核心問題是：強凌弱、眾暴寡、富欺貧、「中心」宰制「邊陲」。例如：2009 年的金融海嘯，雖導因於美國華爾街的資本家，但是卻讓全球一起受害。

全球化時代大學教育的核心問題是：大學已經是個 metropolitan，而不是像過去紐曼（John Newman, 1801-90）所說的：大學作為鄉村。也不再如弗斯納（Abraham Flexner, 1866-1959）所說的大學作為城鎮，弗斯納曾促使美國醫學教育變成學士後醫學，20 世紀的胡適對弗斯納非常推崇。另外，現在的大學也不是如曾任加州大學系統總校長的克拉克（Clark Kerr, 1911-2003）所描寫的大學是作為都市。在 21 世紀全球化趨勢的影響，大學已成為國際大都會。現代的大學不再是 university，而是 multiversity。

現在的大學正站在十字路口徘徊。成大是國立大學，理應是國家的教育機構，理應負責培育本國所需要的人才，但今日的大學教育不是只考慮本國思維，現在的大學是國際大都會，它必須面對全球化的趨勢，因此就會面臨下列諸多問題的挑戰：大學到底是國家教育機構或是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的研發單位？大學是跨國企業與資產階級後備部隊的生產工廠？或是批判社會不公不義的社會的良心？大學教育是

為個人競爭力或為社會整體的福祉？大學是民族文化守護者或是全球性知識社群的一份子？這些問題都值得我們仔細考慮。由以上所論，今日的大學的確站在十字路口上徘徊。

三、21 世紀是知識經濟的新時代

21 世紀第二個趨勢是知識經濟的新時代。從人類歷史上生產方式的變遷來看，在過去農業經濟時期，土地是最重要的生產資財，正所謂：「有土斯有財，有財斯有德。」到了工業經濟時代，資本主義興起，馬克斯的《資本論》即在剖析資本主義的罪惡。但到了現在，廿一世紀是個知識經濟的時代：“know how” 本身即能創造經濟利益。21 世紀是高新科技飛躍發展的時代，如：奈米科技（Nano）、生命科學（geno）、認知科學（cogno）及通訊科技（info）等，這些都是二十一世紀新科技的主流。我們看到全世界整體趨勢從知識爆炸走向知識的整合。如：基因體（Genome）的定序，將影響未來製藥產業的新發展；又如系統晶片（System-on-the-chip）和系統生物學（Synthetic biology）等，這一切的發展，在在顯示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

此外，知識經濟時代人才培育的新方向又是如何呢？我們看到最近 20 年來高等教育發展的新主流，即是重視高等教育。1998 年 5 月江

澤民在北京大學百年校慶時宣布將投入高額經費，以「985 工程」全力發展高等教育、後來有「211 工程」，目標是在 21 世紀中國要設立 100 所世界一流大學。不論是大陸的 985 工程、211 工程，或台灣的「邁向頂尖大學計劃」等投資，都顯示現代大學的競爭激烈。因為現代大學所研發的知識攸關國家的競爭力，因此，大學必須從知識爆炸走向知識整合，如：基因體的定序已初步完成。又如生命科學中的系統生物學，整合電機、基因、生命科學等各大領域；如在電機學門中，最熱門的是系統晶片（SOC），將各項訊息放在一個小晶片裡。過去十年來，台灣投入大量的資金推動矽島計劃，其重點發展即是 SOC 這種整合性學問。因此，21 世紀大學所面臨的新挑戰是人才培育的方向要重新擬定。

1998 年，聯合國國際教科文組織 (UNESCO) 所發表的〈21 世紀高等教育世界宣言：願景與行動〉這篇宣言第九條即談到：「21 世紀的高等教育是具有創造性的思維，培養具有批判思考及創造力的人才。」另外，美國耶魯大學校長李文 (Richard Levin) 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 發表一篇文章「Top of the Class」檢討亞洲大學教育，特別針對中國的大學教育提出看法，他認為，中國大陸的大學教育是一種重視記憶性的教育，缺乏跨領域廣度與批判性思考能力。以上是分析 21 世紀的第二個趨勢。

四、21 世紀是亞洲崛起的時代

第三個趨勢是，21 世紀是亞洲崛起的新時代。首先要注意的是中國的崛起，因其帶動亞洲的崛起。首先，我們看到中國的外匯存底創新高，共有 2 兆美元，約佔全球中央銀行外匯儲備的 1/3，位居全球第一。另外，2008 年中國能源消費成長佔全球消費成長的 73.33%。2000 年以後，中國經濟成長率平均約 10% 左右。2010 年中國 GDP 已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我們從北京奧運炫麗開幕與上海世博的舉辦即可看到中國展現其日益成長的經濟實力。而持有美國國債最高的即是中國，這已造成美國國家安全受到威脅。2015 年中國將成為最大的數位相機市場。另外，中國的高鐵里程、速度、規模已是世界第一。2010 年中國社科院的《國家競爭力藍皮書》提出三個願景：一是希望 2010 年中國成為 G20 五強；第二是 2030 年中國綜合國力僅次於美國、歐盟；三、2050 年中國國力僅次於美國，成為世界第二大國等願景。

隨著中國大陸 30 年改革開放，帶動亞洲經濟的再興。21 世紀亞洲的再興，我們可從 1996 年到 2005 年全球航空旅客增加率來看，亞洲內部航空旅客的增加率看出端倪，亞洲各國之間旅客的往返成長率約為 109%，遠遠大於亞洲與其他各國之間的往來。而歐洲各個間往來的旅

客增加率更到 36%，上一波金融海嘯已造成歐洲許多國家，如：西班牙、葡萄牙、希臘等國經濟的崩盤。

2015 年亞洲即將成為全球最大的自由貿易區，佔全球經濟比重的 20%，尤其是東協的成立，從東協加一到東協加三、加六，亞洲即將成為全球最大的自由貿易區。亞洲十大經濟體（中國、香港、印度、印尼、南韓、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台灣、泰國）外匯存底在 2001 年共 8000 億美元，但到了 2009 年底，已達到四兆美元。

以上的這些狀況對大學之理念與實踐造成何種影響呢？以上這些發展在不同程度之內造成亞洲各國大學教育的文化主體性的日趨式微。全球化加速英語成為普世語言（所謂“lingua franca”）。根據 WTO 的規範，高等教育是服務業。因此，各國不可對大學教育設立關稅壁壘。日本秋田縣的國際教養大學，致力於英語教學；日本「全球化 COE 計劃」也著重英語教育，招收國際學生，強調英語授課等等。這些例子顯示出高等教育的輸出是一個很大的產業，最成功的是澳洲，澳洲的高等教育是其國家重要的外匯來源。又如新加坡大學投入大量資金設立 Yale-N.U.S. Colleg，預計在 2013 年創校完成，並開始招生，屆時預計雇用 100 位教師，招收 1000 位學生。另外，南韓

政府也投入大量資金在濟州島設立 Jeju Global Education City，也將於 2015 年落成，並歡迎全世界名校至南韓設立分校。足見，亞洲各國的大學學術自我殖民化的情況嚴重，而亞洲各國教育的文化主體性式微，已造成教育理念的日漸式微。

21 世紀是亞洲崛起的時代，但亞洲各大學的教育自我殖民化的情況卻愈來愈嚴重，造成教育內容與傳統文化價值理念日益疏離，例如大學教育目標從人格教育轉向專業訓練；教育內容從經典教育變成職業訓練，成為一種就業導向的訓練，許多大學投入最大資金的都是技術性科系，大學已成為一種職業訓練所，大學教育已由過去「入乎其內」（“emic”）變成「出乎其外」（“etic”）的教育方法。但是，正如 2006 年台大李嗣涇校長所說的：「大學不應該只是一種『謀生活的教育』，而應該是一種『提昇生命的教育』。」

綜合以上所論，我們分析 21 世紀的三大趨勢：全球化、知識經濟、亞洲的崛起，帶動大學教育所面臨的許多問題。即使是像德國這樣的學術強國，現在都鼓勵學生用英文寫論文，這是德國版的大學教育之本國文化主體性式微的實例，這些都是因為全球化發展所造成的結果。

五、21 世紀大學通識教育的新方向 (1)：生命教育

展望 21 世紀，在大學教育中，通識教育會越來越重要。21 世紀「全球化」趨勢、知識經濟、亞洲發展，均應以「心靈的覺醒與提昇」為首要方向。因為如果沒有生命教育，一切的知識都將淪為粗淺表象的謀生工具，無法與人的生命相結合。

在 21 世紀「全球化」與知識經濟的時代之中，大學通識教育首先應以生命教育喚起「心靈的覺醒」。因為如果我們不能作自己的主人，就容易在 21 世紀「全球化」與知識經濟的時代中迷失自我。我們在大學所學的一切知識如果沒有「心靈的覺醒」作基礎，最後知識將成為摧毀人性的工具。可見，在 21 世紀「全球化」知識經濟的時代，以及高新科技崛起的時代，人文的思考更為重要，而「心靈的覺醒」則是重要的關鍵。因為如果我們不能自作主宰，就會在全球化浪潮中隨波逐流，載浮載沉，慘遭滅頂。如果沒有「心靈的覺醒」，則所學知識很容易淪落為作惡的工具。另外，如果不能立定自己文化的腳跟，就會在文明互動的 21 世紀中成為「飄泊的靈魂」、「失根的蘭花」、「歷史的浪人」。但是，生命教育不是一門「客觀化」、「數量化」、「規格化」的課程，生命教育的學習方法可以從以下幾個面向來思考：

1. 「事實」與「價值」融貫

生命教育的學習方法之一是：「事實」與「價值」要融貫。20 世紀的研究與教育主流思想是：「事實」(fact)與「價值」(value)的二分。這樣的主流思想致使我們的知識慢慢邁向「數量化」、「標準化」、「商品化」。21 世紀教育的新視野是：「事實」(fact)在「價值」(value)中彰顯，「事實」與「價值」應該要互相融貫。

2. 「內」「外」兼修

生命教育的第二種學習方法是要「內」「外」兼修，要「出乎其外」(etic)更要「入乎其內」(emic)。程頤(伊川, 1033-1107)曾說：「讀《論語》前是一種人，讀《論語》仍是一種人，便是未曾讀。」14 世紀藏傳佛教大師宗喀巴(1357-1419)的《菩提道次第廣論》也提到：修習次第要從「下士道」到「中士道」到「上士道」等，都是一種重視「內」「外」兼修的生命教育。

3. 「現代」與「傳統」互動

生命教育的第三種學習方法是：應常常將「現代」與「傳統」知識彼此互動，「現代」與「傳統」二者是「有機關係」而不是「機械關係」，「傳統」是在「現代」之中。我的個人網頁中的：《傳統與現代的對話》、《傳統

文化與 21 世紀》等課程，都是在探討「現代」與「傳統」互動的問題。這個問題值得我們深刻地思考。

六、21 世紀大學通識教育的新方向 (2)：環境教育

20 世紀是生態危機開始的時代，生態危機到了 21 世紀則越來越嚴重。也因此，21 世紀大學通識教育的第二個新方向是應該著重「環境教育」。

20 世紀生態危機的根源是歐洲啟蒙文明及其「人類中心主義」(Anthropocentrism) 心態。古代希臘哲學家普羅塔哥拉斯 (Protagoras, 485-410 BCE) 說：「人類是萬物的丈量尺度。」(“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現代的人類中心主義起源於 18 世紀啟蒙運動 (Enlightenment)。啟蒙運動相信人的理性是自由的、相信理性具有普遍性、一切現象均可藉由理性而被發現。啟蒙運動代表人物有：康德 (Immanuel Kant, 1724-1804)、洛克 (John Locke, 1632-1704)、伏爾泰 (Voltaire, 1694-1778)。啟蒙文明展現了一種浮士德精神 (Faustian Spirit)。浮士德是歌德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 作品中的主角。浮士德精神 (Faustian Spirit) 是指：征服自然、人定勝天。浮士德可以被視為啟蒙文明

一種代表。

此外，啟蒙文明及其「人類中心主義」的第二個問題是：使人「去脈絡化」(de-contextualized)，人類漸漸脫離「人與自然」的互動脈絡、脫離「人與人」的互動脈絡、脫離「人與超自然」的互動脈絡。現今，人類已日漸被科技所宰制，慢慢失去與自然之間的親切互動之關係。

我們在 21 世紀要注意人與自然的「互為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互為主體性」意思正如《雜阿含經》所說：「如兩束蘆，互倚不倒」。舉例言之，學生的身份如果沒有老師作為對照，則學生就失去作為學生的意義，反之亦然。當然「互為主體性」有更深刻的哲學基礎，就是「無限生命觀」與「緣起性空觀」。因為是「緣起」，因此，萬物的本質是沒有自性的。佛教的「無限生命觀」與「緣起性空觀」對於我們思考人與自然之間「互為主體性」的問題，具有深刻的啟發性。

值得慶賀的是，台灣的《環境教育法》業已通過。台灣南部有一個「福智生命園區」，那裡的學生著重環境教育，上體育課是到農地裡體驗人與自然的互動。因此，在環境教育中，「理論」(theoria) 與「實踐」(praxis) 融合是很好的一種學習方法。

此外，東亞哲學家們都鼓勵我們要從「自然」契悟「人文」。例如：《易經·繫辭傳》：「聖人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又如《道德經·23》：「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老子在變遷中體驗生命有其不變的原則。東方文化認為「人文」價值存在於「自然」之中，例如：《論語·雍也·23》：「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又如《孟子·盡心上·24》說：「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由上述可見，21世紀環境教育的傳統資源是在於重建東亞文化傳統中自然與人文秩序的連續性。

七、21 世紀大學通識教育的新方向

(3)：經典教育

21 世紀大學通識教育的第三個新方向是「經典教育」。關於「經典教育」的重要性，我們可歸納出下列三點：

(一) 經典是東亞知識分子思考問題的起點

各位同學將來都會有很好的發展，可能會到世界各地去留學或工作，會思考到許多深刻的問題，我鼓勵各位同學要回歸經典。因為，幾千年來東亞知識分子莫不是從經典為思考問題的起點，而經典的研讀就是一種體驗之學。

(二) 儒家經典是一種體驗之學

儒家經典要求落實在閱讀者的身心之中，這是一種體驗之學。例如：《論語·子路·5》及《朱子語類·卷52·孟子2》都是很好的例證。首先，古人學詩務求致用。《論語·子路·5》：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又如：朱子（1020-1077）對於養氣說之詮釋，《朱子語類·卷52·孟子2》提到：「若見得道理明白，遇事打併淨潔，又仰不愧，俯不忤，這氣自浩然。〔解「直養無害」說：〕若與孟子不合者，天厭之！天厭之！」這些例子都顯示儒家經典的研讀所重視的是一種以生命契入經典中的價值理念的體驗之學。

(三) 以體驗為基礎的經典閱讀傳統：身心合一

以體驗為基礎的經典閱讀傳統是「身心合一」之學。王陽明（1472-1529）說：「無聲無臭獨知時，此是乾坤萬有基。某于良知之說，從百死千難得來，非是容易見得到此。」16世紀朝鮮畿湖學派創派大師李珥（1536-1584）說：「凡讀書者，必端拱危坐，敬對書冊，專心致志，精思涵沫。深解義趣，而每句必求踐履之方。」此外，17世紀的日本朱子學者林羅山（1583-1657）說：「四代之

書者，聖賢之心畫也。」。18 世紀日本陽明學者佐藤一齋 (1772-1859) 也說：「經書文字，以文字注明之可也。意味則當以我心透入得之，畢竟不能著文字。」佐藤一齋所謂「意味」的意思是指要用我們的心與古代經典中知識分子的心相碰撞。在 21 世紀全球化的時代，各位同學要多接觸一些偉大的經典來奠定自己的人文基礎。

八、結論

最後，我要提出以下幾點結論，跟各位同學分享。展望大學通識教育的新願景，我們要在 21 世紀的歷史激流中立定腳跟，在有限人生中創造無限的生命意義。21 世紀全球化時代下的生命教育與環境教育的新課題的舊典範就在經典教育之中。例如：《論語・先進・26》裡的「曾點境界」：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點，爾何如？」……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這段對話顯示孔子注重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而這一切都是建立在要培養我們對自然、對古聖先賢的感恩之心。

21 世紀高等教育的新希望在於「全人教育」理念的實踐，而「全人教育」的核心價值在於培育感恩之心，唯有這樣，人類的社會才能長保和平與和諧。